

文博故事



▲ 王一亭为梅兰芳画  
▲ 王一亭全家福  
▶ 梓园一景



岁月的流逝,会使往事变得温馨,记忆变得悠长。如果能再睹前人先贤的神采风貌,那更是一种难得的因缘际会了。前不久,在商谈策划纪念海派书画领袖吴昌硕先生定居上海一百周年活动之际,相遇王一亭先生曾孙王孝方先生,他赠我一张《王一亭先生七十寿庆》的电影纪录片光盘,殊为珍贵。

## 胶片纪盛况 影像殊珍贵 ——《王一亭七十寿庆》纪录片重睹记

距今已 76 年的这部寿庆纪录片拍摄于 1936 年 12 月 21 日至 23 日,地点是王一亭在南市乔家路的寓所“梓园”,全片长 45 分钟,默片。尽管一些镜头有点模糊不清,但大多数人物镜头却相当清晰,从而使我们能穿越时空,零距离地看到那些相当著名的历史人物和曾经的沧桑世事。

和吴昌硕先生并尊为“海上双璧”的王一亭,是近现代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早年曾经投身辛亥革命,是上海光复起义的领导者之一。他还是一位卓有成就的海派书画家、实业家、佛学家、慈善家、社会活动家,故被吴昌硕称为“风波即大道,尘土有至情”。为此,1936 年 12 月 21 日《申报》载《本市各界恭祝王一亭寿诞,今日正午跻堂称觞》:“本月二十二日为先生古稀大庆,本市各界领袖蔡元培、吴铁城、李煜瀛、钱永铭、王晓籁、朱庆澜、张群、潘公寿、杨虎、刘海粟、褚辅成、李大超、何炳松、阎甘园等百余人发起,于今日下午,即假座南市

乔家路梓园,载酒名具,跻堂称觞。刘海粟氏并亲撰寿文。”

此部片子就是对王一亭七十寿庆作了全程记录。镜头从中西合璧、典雅清逸的梓园景色切入,花园内有假山池塘,楼台水榭,一方亭内有乐队正在演奏。大厅内寿幛、对联、书画挂满四壁,丹青瑰丽,翰墨飘香。正中的寿星台上,挂的是任伯年的《麻姑献寿图》,两边的楹联为:“善画与书于今罕匹,能慈则寿自古已稀。”左右的横匾为:“无量寿佛”、“茂德高年”。慈眉善目的寿星王一亭先生穿着一身朴素的长衫,戴着一副圆黑架的眼镜端坐在太师椅上,不时起身笑迎贺客。

这一天(21 日)来的各界人士有千人之多,片子中是人头攒动,嘉宾云集,主要由王一亭的长子王传薰迎客纳礼。全片的精华与珍贵部分也在这段。在镜头上出现的有西装革履的上海市长吴铁城,一身戎装的上海警备司令杨虎,身穿藏袍的活佛班禅,一袭长衫的海上闻

人黄金荣、杜月笙,其他还有叶恭绰、黄炎培、张群、潘公展、王晓籁、虞洽卿、太虚、圆瑛、李大超、刘海粟、梅兰芳、褚辅成等。在当日的公宴上,由叶恭绰致祝词,然后是李大超汇报筹备永久纪念寿翁的经过。值得一提的是王一亭力倡节俭,此次寿庆的宴请,三天全部是素筵,没有山珍海味、大鱼大肉,亦无盛大堂会演出。从镜头上来看,每桌上仅四、五小盆素菜,显得有些寒酸。唯一的礼品是由王个簪编选的《白龙山人画集》一本分赠来宾。

为答谢宾客,王一亭在席后挥毫作画,并专门为京剧名角梅兰芳画梅一幅,梅兰芳站在一旁观摩,神情相当喜悦。22 日为杨氏女弟子宴贺。23 日为家庆,在立德堂内,王家各房及亲戚按辈份向王一亭叩拜,然后是全家福合影。据王孝方介绍,王一亭本人是不想搞这次寿庆的,还是老友蔡元培先生力促此事,并由叶恭绰、刘海粟等人全力操办,才为我们留下了这段胶片上的记录。

王琪森

## 缶庐女公子也善书法 ——记吴次蟾女史的遗墨



今年三月,在杭州余杭《中国江南水乡文化博物馆》举办的《吴昌硕及其后裔书画篆刻展》上,有一件吴昌硕女儿的书法作品引起了参观者的关注。大家都知道吴昌硕大师有两位能书擅画的公子——吴臧龛、吴东迈,未闻其有个也善书法的女儿。这次确是大师女公子的作品首次面世。

吴丹姮,字次蟾,艺术大师吴昌硕唯一的女儿。生于 1888 年,病歿于 1921 年。短短人生 33 载,故其书画作品存世稀少。吴昌硕 45 岁时老来得女,因为此女诞生于八月望日,且又貌美秀雅,父母就给她取名丹姮——长生不死的姮娥(嫦娥),中国的月亮女神。可见昌硕先生对么女之珍爱。

次蟾女史自幼不喜胭脂爱翰墨。昌硕老人亲自教她断文识字,临碑习帖。吴昌硕 58 岁时曾作的一诗,题为《石友以残拓礼器碑寄赠女儿次蟾,时次蟾年十三岁》,诗云:“拓残韩叔节,惠重沈休文。拜启封题墨,扣知粗榦芬。怜儿不识字,依我学书裙。饿隶谈生活,全家卧白云。”

沈石友,又字钝居士,是吴昌硕先生交谊甚笃的诗友,善书画,嗜藏砚。上诗首联中“韩叔节”是指“汉韩明府叔节修孔庙礼器碑”,此是东汉的隶书碑刻,翁方纲夸此为“汉隶中第一”。诗中吴昌硕先生赞沈石友先生赠其女儿这一本古碑拓,恩厚犹如梁武帝时的太子少傅、“一代词宗”沈休文对太子之授业。尾联“饿隶”典出晋王羲之对其子献之书法的指点,谓其“笔踪拘束”若“饿隶”。当时昌硕先生亲自指导幼女濡墨挥毫,阖家安贫乐道。一门老少虽别离故乡,寄居江浙,却依然陶醉在笔墨纸砚与古诗“半榻松风卧白云”的散淡意境里。从

诗中亦可知次蟾女史自幼以隶书见长。

次蟾女史遗存的这副正是隶书对联。尺幅不大,联心长 95 厘米 宽 20 厘米。品红酒金笺,上款为“梅姐妆次”。上联是“画眉研九子墨”,下联是“结张用五铢钱”。十二个字,墨色润泽,挺秀端庄,结体宽绰,骨力开张,且有金石质感,礼器碑神韵。此联是书赠她的闺蜜的,据文字推测,是为贺“梅姐”文定之喜。“九子墨”乃古墨名,古时祝贺婚礼之用物。“五铢钱”是古钱币名,中国历史上流通领域最广、使用时间最久的货币。当年的次蟾女史以红笺书联寄托心意,祝福她的“梅姐”婚后生活美满富裕。落款为“次蟾”,下端钤有“吴丹姮”“次蟾”一白一朱两方自用印。整副对联虽笼着百年岁月的烟尘,但字里行间自有一份典秀古雅的闺阁情趣。更难得之处,下联尾端数行昌硕先生苍劲流畅的行书补跋:“说文无帙字,吴县雷氏甘谿释云,帙张也,张施床上也,古亦假字为之。缶庐记”并配以圆角的“缶”字朱文印章。跋中所称雷甘谿者,名浚,清代文字学家。可见吴昌硕对爱女此副对联作品的认可与重视。腕下纸上流露着这位慈父的舐犊深情兼学者风范。

次蟾女史成年后嫁于南浔邱府。夫妇邱培涵受益于庚子赔款,曾留学德国、美国。回国后在北平任外事官员。次蟾女史随往,据说也略通西文。听老一辈说,过去家中有其夫妇的合影,“身着洋服,可漂亮了……”可惜时移事异,难得的一帧照片也无踪影了。更可叹的是这位吴门才女早早地隐入了历史。她没有子嗣,这少女时代的几痕遗墨便成了她留给后人的唯一念想了。

吴有斐



近日,“青上阁”青田石雕精品展,在浦建路“青上阁石雕艺术馆”举行,着实吸引了不少参观者。该馆馆长、青年石雕家吴松标与其兄吴松林合作创作的“五千年华夏文化系列石雕”,更受到了大家的交口称赞。目前,这个系列已有《破土而出》、《鼎上添花》、《石破天惊》和《千古情怀》等四件作品。从刚完成的《千古情怀》来看,在立意和雕艺上更是有所创新。

## 青田石雕《千古情怀》



这件用封门五彩冻石雕琢的大梅瓶,呈粉青色。吴松标说,它是刚从海上“沉船”中打捞上来的。看,瓶身上还溅满了许多黄色的泥浆呢。这块冻石雕琢的梅瓶高 48 厘米,腹径 42 厘米,瓶口较小、颈短,肩部平宽,腹部渐内收,造型圆润饱满,体胎厚重。轻轻抚摸,釉面均匀光洁,清澈透亮,色调呈淡雅的粉青色。瓶内是镂空的,手指可以伸进去,瓶末端还埋在黄褐色的冻石里。大梅瓶瓶口的左上角和右上角,还雕有几个小梅瓶。或竖、或横,造型生动,淡绿的瓶身上也沾有黄色的淤泥。

笔者问:“看这瓶的颜色,不就是龙泉青瓷吗?”吴松标答:“是的,这从‘沉船’中打捞上来的青瓷,能体现出‘海上丝路’的‘千古情怀’。”据介绍,龙泉和青田相距不远,早在两宋年间,青瓷的烧制就在龙泉颇具规模了。但见瓯江两岸窑烟升腾,满载青瓷以及丝绸等物品的船只扬帆起航,顺瓯江而下,经过温州、泉州、广州等口岸中转,分别驶向高丽、日本、东南亚、波斯、阿拉伯等地,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这也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一个体现。

吴松标说:“海上丝路虽没有陆上丝路那种车马劳顿、马萧萧、长途跋涉的艰辛,但是也有大风大浪的考验,甚至还有沉船的危险。当我觅得这块重达 100 斤的五彩冻石时,虽表皮是棕色的,但凿进去一看,里面是淡雅素净的粉青色,上面还有不少似淤泥般的黄色斑点,我脑海中立即涌现出雕琢龙泉青瓷‘千古情怀’的想法,于是日以继夜,通过巧雕、浮雕、圆雕、镂空雕等多种技法,历时 4 个月方完成。”

王立华

刊头篆刻



作者 谢明远